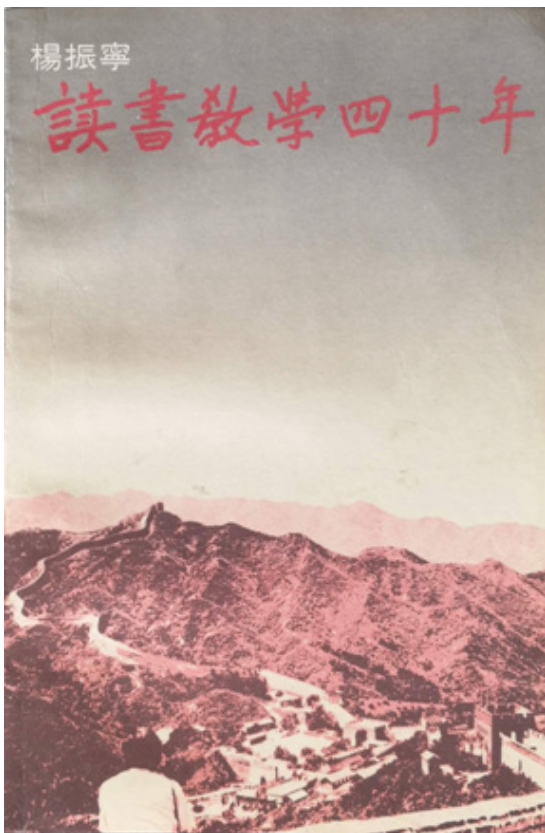


# 杨振宁先生的一本书

尹彤

最近看到西南联大召开纪念大会，杨振宁先生作为资深校友出席会议的新闻，不由得想起三十年前上中学的时候就读到的杨先生的一本书——《读书教学四十年》。杨先生以亲历者的视角，回忆了西南联大时期的学习和生活，书中还附有好几张联大老照片，包括那个著名的简陋的校门。当年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我，在信息获取远不如现在发达的八十年代，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西南联大的气息。

事实上，这一本书对我的影响还不只于此，这些年来，我时不时地都会把这本书拿出来翻一翻。



## 少年导师

在当时的中学生心中，杨振宁先生是耳熟能详的科学大师和偶像。当年正逢杨先生来中国进行系统讲学，学校把人民画报的相关报道画页贴在了校园的宣传橱窗里，上面有杨先生神采奕奕的大幅照片，引来很多同学的驻足观看。所以后来我在书店里一看到杨先生的这本书，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其实这本书第一眼看上去就很吸引人，它的封面设计很有文艺范儿，在八十年代还很单调的图书设计中可谓一股清流。书名列在天头，中间大片留白，偏下部分是作者远望蜿蜒于群山之中的长城的背影照片，画面风格宏大而低沉，映照出作者的一种家国情怀。书里是杨先生在学习、科研以及社会活动方面的文章汇集，对于一名中学生来说，涉及到的具体的物理课题，如超晶格、宇称守恒、基本粒子等，有些过于艰深了，但是杨先生贯穿其中的关于学习和科研方法的观点，对于科学概念和科学史的阐释，以及与科学大师，如爱因斯坦、费密、狄拉克等的交往经历，则能让一个尚处在门外的少年得以窥见科学殿堂内的耀眼光芒，从而激发对于科学的向往与热爱。

其中杨先生回忆与爱因斯坦初次见面的情形颇为有趣，“1949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顿。有一天他（爱因斯坦）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谈谈，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加了许多德国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时候又很紧张，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竟讲不清楚。”看来青年才俊初见前辈大神还是不免有些紧张。书中还有一张杨先生伏案思考的照片，桌上那一摞高过头顶的论文或草稿纸给我印象很深，深感科学研究之辛苦。不过杨先

生回忆说那一叠论文他本来是要移走的，是摄影师坚持要摆在那里的。现在中学生的课桌上摆的试卷和辅导书好像比这还要高了，可是这中间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或几个杨振宁吗？

## 家国情怀

我了解到，杨先生在近二十年来为促进清华的高等科学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记得九几年在科学馆前的宣传橱窗里，就看到杨先生大力支持的高等研究院成立的相关信息。从站在中学橱窗前到站在大学橱窗前，相隔十年，看到的是同一位科学家为提高中国的科学研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事实上，这种付出并不始于二十年前，也不始于三十年前，而是早在中美尚处隔绝状态的1971年，杨先生就以他科学家的敏锐，觉察到中美关系有松动的迹象，于是他抓住机会，在他自四十年代赴美后首次访问中国。这次一个月的破冰之旅并非是观光旅游，他在上海和北京参观了好几间大学、研究所、以及工厂、医院，与同行进行交流，还与周恩来总理共进晚餐。自此，他以构建中美科学交流的桥梁为己任，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坚持努力，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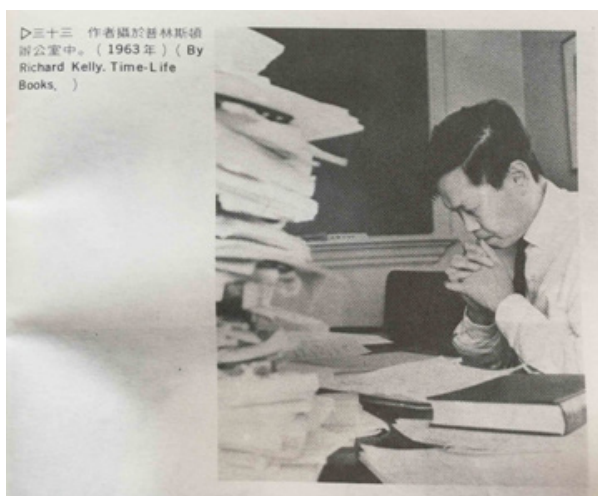
书中有好几篇演讲和访谈涉及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在“文革”中，他见到科学科研中不正常的情况，于是向周恩来总理直陈自己的意见以求能有改观。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又根据新的形势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演讲中的几条主张：“重视青年知识分子意见，‘论资排辈’做法不合理；‘专业’教育的缺点；决定方向和目标，个人应有自主权；攻关之外尚需散兵配合，等等”。这些主张到现在都还有其实际意义。直抒己见之外，当然是大量的实际工作，由此可见杨振宁先生的拳拳之心。



杨振宁书中的西南联大老照片



人民画报上刊登的杨振宁照片



书中杨先生伏案思考的照片



## 清园散叶

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二三十年代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家住清华西院，因此杨振宁小时候有好几年是在清华园度过的，这应该也是后来萦绕他整个生涯的清华情结的起始。

“在我的记忆里，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书中对于清华生活的回想以及一些老照片，使我得以了解当时校园风貌之一斑。

比如有一张三十年代校门的照片，也就是后来的二校门，上面悬挂着“国立清华大学”的校牌，落款隐约可辨是“谭延闿”，谭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也是有名的书法家。而杨先生对于清华师友的追忆，更使得我们对大师们的风范有一个侧面的了解。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一张1944年的清华公费留美生录取公告，这里面除了杨振宁先生外，还有很多后来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家，比如何炳棣，钟开莱，张炳熺，曹建猷，吴仲华，洪朝生等。其中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前些年也出版

了他的回忆录，叫做《读史阅世六十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书名，就联想到杨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果然，在何先生的自序中写道：“十几年前接读杨振宁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筹撰一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心愿。”真是心有灵犀，这可算是这两位同为清华出身的大师兼挚友的一段佳话了！

（顺便提一句，何先生的这本书讲述了他三四十年的清华经历以及后来的治史生涯，也是很值得一读的。）

## 夕阳正好

书中杨振宁先生回忆师友交往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家的挚情一面。同时也能看出他的老师的人格垂范在他身上的影响。

书中回忆他与著名物理学家费密的一件事令人感慨。“一九五四年秋天，费密病危。我到医院探望他。我们走进病房时，他正在读一本描写凭着坚强意志战胜厄运和巨大自然障碍的真实故事集。他很瘦，但只略显哀愁。他很镇静地告诉我们的病情。医生对他说，几天之内即可回家，但没有几个月可以活了。说完，他让我们看放在床边的一个笔记本，告诉我们那是他关于核物理的笔记。他计划出院后利用剩下来的两个月时间，将它修改出版。我们被他的坚毅精神和对物理学的热诚所感动，有好一会儿我们不敢正眼看他。”有这样老师的言传身教，有杨振宁先生自身性格中的坚毅，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早已功成名就之后却依然孜孜不倦，即使在本该颐养天年之际却仍然在为各项事业奔走出力。

《读书教学四十年》这本书从出版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了，当年的中学生读者早已步入中年，而当时就已六十岁出头的作者至今却未曾停步稍歇。作为曾受杨振宁先生的科学与人格精神所教诲的晚生后辈，衷心祝愿杨先生健康长寿，再写一本《读书教学八十年》！

（作者为清华大学1988级电机系校友）